

《百鸟朝凤》：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朝圣

传统民间文化已然遇到巨大的挤压和挑战，却也拥有无限变化延伸的可能



齐鲁艺谭

□ 黄晋鸿

如果不是出品人方励的一跪，千万网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叫《百鸟朝凤》的电影正在上映；如果不是《百鸟朝凤》中那高亢而孤独的唢呐，太多人可能还不会意识到传统民间文化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到如此程度。在被美国视觉大片、欧洲文艺片挤压的今天，《百鸟朝凤》的导演吴天明用自己最朴实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情、坚守与思索。片中焦三爷用生命守护了唢呐匠人的尊严和《百鸟朝凤》的地位，而吴天明，则用该片完成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朝圣。

走进影院，坐下来观看《百鸟朝凤》，一开始会有微微的不适感。那是被美国视觉大片、欧洲文艺片甚至是很多炫技的国产片熏陶出来的观影期待，是在遇到最普通的中近景、流水似的线性讲述、简短常见的人物对话的不适应。没有蒙太奇，没有电脑特效，连背景音乐都很少用……这样的电影，会一下把我们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个年代，仅凭故事和人物命运走向，就足以感动和吸引亿万观众。

就是用如此传统的电影语言，吴天明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唢呐匠人如何含辛茹苦、精挑细选，向徒弟传授衣钵，却在时代的变迁中不得不面对技艺被淘汰的命运。影片前三

分之二的笔触，基本上用于展现一位老匠人如何传授给弟子唢呐演奏技巧、如何挑选接班人，平淡中略有小欢乐。但在三分之二处，电影之前的平和平静之河急转直下，学成归来的弟子游天鸣刚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班底，却很快遇到了时代变迁带来的挑战，唢呐班子比不过西洋乐队，老艺人的迎师礼比不过唱流行歌曲的女郎。焦三爷为了挽回唢呐班子地位，拼着老命吹那首难得一闻的《百鸟朝凤》，却拼不过自己肺癌晚期的残躯。就连在他的坟前，弟子们也已经无法凑齐给他行8台之礼，只有游天鸣独自为他吹奏一曲《百鸟朝凤》。

整部电影，电影语言之朴实几乎到了极致，只有电影最后，游天鸣在焦三爷坟前吹奏《百鸟朝凤》时，用了一点点闪回。可以说，整部电影使用了国产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故事——传统民间文化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连在乡村这片土壤上都无法生存。那么在城市呢？在我们的艺术殿堂上呢？有多少空间还留给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

影片最后，在游天鸣的眼中，幻化出焦三爷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他一曲作罢，欣慰地站起身后远去。一条平缓运行的大河，到这里突然陡然直下，谁也不知道焦三爷最后那似笑非笑的表情里有着怎样的感情，有不舍、欣慰，还是有更多的坚守和毅然，无愧匠心？

毋庸讳言，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用如此朴实的电影语言去拍电影，更少有人去关注传统匠人如何面对消亡以及他们在其间的努力和挣扎。如果不是方励跪求影院多排片，《百鸟朝凤》所传递的这一切，也会像蜻蜓

点水一样，拿着几百万的票房成绩，被忽视被下线。

如果我们够仔细，会看到电影片头大约两三分的镜头，那是该片导演吴天明拍摄该片时的一些工作镜头。这位曾培养帮助过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何平等知名导演的引路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其电影曾书写了一段传奇：1983年，他的《人生》观影人数超过两亿；他的《老井》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A类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作品；他的《变脸》获得近50个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吴天明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只会拍电影，直到他75岁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对《百鸟朝凤》进行最后的剪辑。

如果我们可以站得更远一些，会看到吴天明这位老导演在《百鸟朝凤》上寄托了什么。这位曾拍摄过《人生》《老井》《首席执行官》《变脸》等众多代表影片的导演，一直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将镜头对准改革开放后农村小城的题材上。然而，随着商业电影的来势汹汹，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逐渐走向没落。特别是2002年，张艺谋转型执导的首部作品《英雄》上映，以席卷之势拿下当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更是开启了国产大片的时代，虚构、隐喻、魔幻主义等手法的广泛使用，也让吴天明这样的老导演逐渐淡出江湖。2002年之后，十一年之久，吴天明没有一部作品推出，直到拍摄《百鸟朝凤》。

这样的经历，像极了《百鸟朝凤》中的故事。还记得张艺谋筹拍《红高粱》时，没等电影审批手续下来，吴天明先拿出四万元，让张艺谋种了一片高粱地，那样写实的

岁月是一去不复返了。电影中的焦三爷最后拼尽全力，想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死者吹一曲《百鸟朝凤》；而现实中的吴天明，则用了十几年时间，留下了一部《百鸟朝凤》，用该片向他所崇尚的传统文化和电影朝圣。

有人说一部电影，挽救不了唢呐这种乐器和表演走向衰败，传统民间文化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呼吁就得以发扬光大，但只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才会带给传统民间文化更多生机。虽然展现了传统民间文化逐渐衰败的悲凉，但吴天明也试图在电影中给出他的答案，片中傅正局长过来邀请游天鸣录制非遗视频资料就是一斑。现实生活中，方励的跪求已经使该片成为现象级，不用说各大媒体的娱乐板块对此事、此片进行的多元化讨论，就连《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对影片进行关注，并给予了影片“这正是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现实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东施效颦的‘西化’鼓噪，依然葆有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定力的体现”的高度评价。

吴天明已逝，他的作品《百鸟朝凤》却注定要在中国影史上留下一笔。传统民间文化已然遇到巨大的挤压和挑战，却也拥有无限变化延伸的可能。就像谭维维在猴年春晚上一曲华阴老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这个地域性鲜明的小曲种。也许在吴天明之后，会有更多年轻导演关注传统民间文化和匠人的生存状况，拍出更多以此为题材的影片，也会有更多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华，赋予传统民间文化新的生命。我们有理由这么期待着。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副研究员)

大型公益儿童画展 亮相山东美术馆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六一儿童节前夕，山东美术馆将与银座幼教携手推出“爱之祝福·丹心妙手润童年”大型公益儿童画展。5月29日上午，将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开幕式系列活动。

活动主要分为现场创作、作品收藏、美术展览三个环节。来自山东画院、山东艺术学院等单位的7名知名画家将现场与银座幼教的孩子们合作绘画。展览期间，参观展览的各界人士均可对喜欢的作品提出收藏要求。

此次展览是山东美术馆本年度面向儿童群体推出的主题展览之一。将展出各类绘画作品300余幅。包括创意画、水粉画、线描画、综合绘画、国画等多个画种，是银座幼教集团25所基地园几百名幼儿的倾心之作。此外，还有手工艺品100余件，包括陶艺、印染、手工制作彩绘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银座幼教幼儿教育多元化、体验式和创造性。

画展结束后，银座幼教将在山东省慈善总会的指导下，与有需要的单位接洽，定向捐赠所有善款。

惠民：公婆扭秧歌 迎新娘进家门

□王军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身穿明朝官员服饰，腰里挂着胖娃娃，手里拿着旱烟袋，伴随着喜庆的音乐，一群人跳着欢快的秧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这是5月15日一大早，发生在惠民县中心大街上的一幕，原来当天是小伙儿赵雪健迎娶新娘的大好日子，在大街上扭秧歌的都是新郎的家人。

在惠民县，无论县城还是农村，每逢儿子结婚，大喜之日，都有“闹公婆”的传统习俗。全家长辈都要化妆列队扭秧歌、喜迎新娘进门，热闹非凡。闹公婆实际上就是一场喜庆的集体狂欢。闹的目的就一个：希望吉祥快乐。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新郎家要招待自己的朋友、同事，这时我们就要穿上戏服扭秧歌。”新郎小赵的父亲对笔者介绍，“婚礼的当天早晨，婚车快要来的时候，要化了妆扭秧歌边等待，新娘的婚车来到之后，还要围着婚车转两圈，表示接轿。”

目前，已经很难说清这个风俗起源于何时，作为一种独特而又旧有的婚俗，“闹公婆”在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民间均有流传，而我省仅见于惠民、阳信等地。

据《惠民县志》记载，新郎的长辈要化丑妆，丑丑越有人缘，化这种“丑妆”，村民们会就地取材，锅底灰、墨汁甚至鞋油都能派上用场，道具包括酒瓶包装盒、毛巾、玉米棒子等都可用来做帽子、首饰。除此以外，还要拿上木耙子、破蒲扇等物件，扭秧歌、走猫步，即兴表演。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不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谁都可以跟公公、婆婆闹上一闹。人们就在这种互相取笑中与新郎新娘的家人分享着欢乐。直到婚礼仪式结束，新人人了洞房，公公、婆婆才能卸妆。

何家英画展 将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由山东美术馆自主策划推出的“含道映物——何家英画展”将正式亮相，展出何家英工笔、写意作品及创作素材、草图、底稿、素描等70余幅。展览将于6月15日结束。

何家英是当代中国画坛的旗帜性人物画家，擅长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朝露·桑》《舞之憩》《杨开慧》等。

何家英的人物画，特别是他的工笔人物画将古老的晋唐工笔画传统与西方绘画相融合，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在西方人文理想与中国传统精神审美之间，建构起一个既有传统文化传承又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新型工笔画语言。他关注当下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人的心灵诉求，以当下女性为主要表达对象，以创造性的写实手法，表达出优雅、纯净、美好的高尚境界。在新的语境下完成了中国人物画从古典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既对中国当代文化建构和对30年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因正面影响而备受瞩目。

村级“手抄报” 传递党的声音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初，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镇前高村，一份由大学生村官编辑的“报纸”——《点滴前高》送到了前高村每一名党员手里。该村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党员上路远向创办人竖起了大拇指，“过去我们都从黑板报上学新内容，现在这个抄报更好用！”

前高村有1000多人，36名党员。除了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外，大家忙于生产、生活，怎么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在农村党员中扎实有效地开展，成为一个难题。

记者了解到，《点滴前高》创办于4月底，每月一期。内容包括《党建时政》《党建论坛》《理论视野》《村级动态》四个栏目，所有内容都由该村的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田振设计编辑，采用A4纸印刷。该村支部书记冯功顺说：“这个报纸紧贴党的时政方针，根据农村工作实际，宣传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加强了基层党员队伍建设。”

我省书画家

送文化到济南国际机场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3日，山东省文艺志愿服务团组织我省著名书画家赴济南国际机场举行“2016山东文艺志愿服务行·著名书画家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我省知名书画艺术家顾亚龙、岳海波、王胜华、卢冰、刘胜军、马麟春、孟鸿声、闫汉友、靳永、徐华志等来到济南国际机场，为来自济南国际机场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机场公司安全标兵、服务明星、先进工作者、先进工会工作者等先进人物和一线职工挥毫泼墨现场创作，并赠送书画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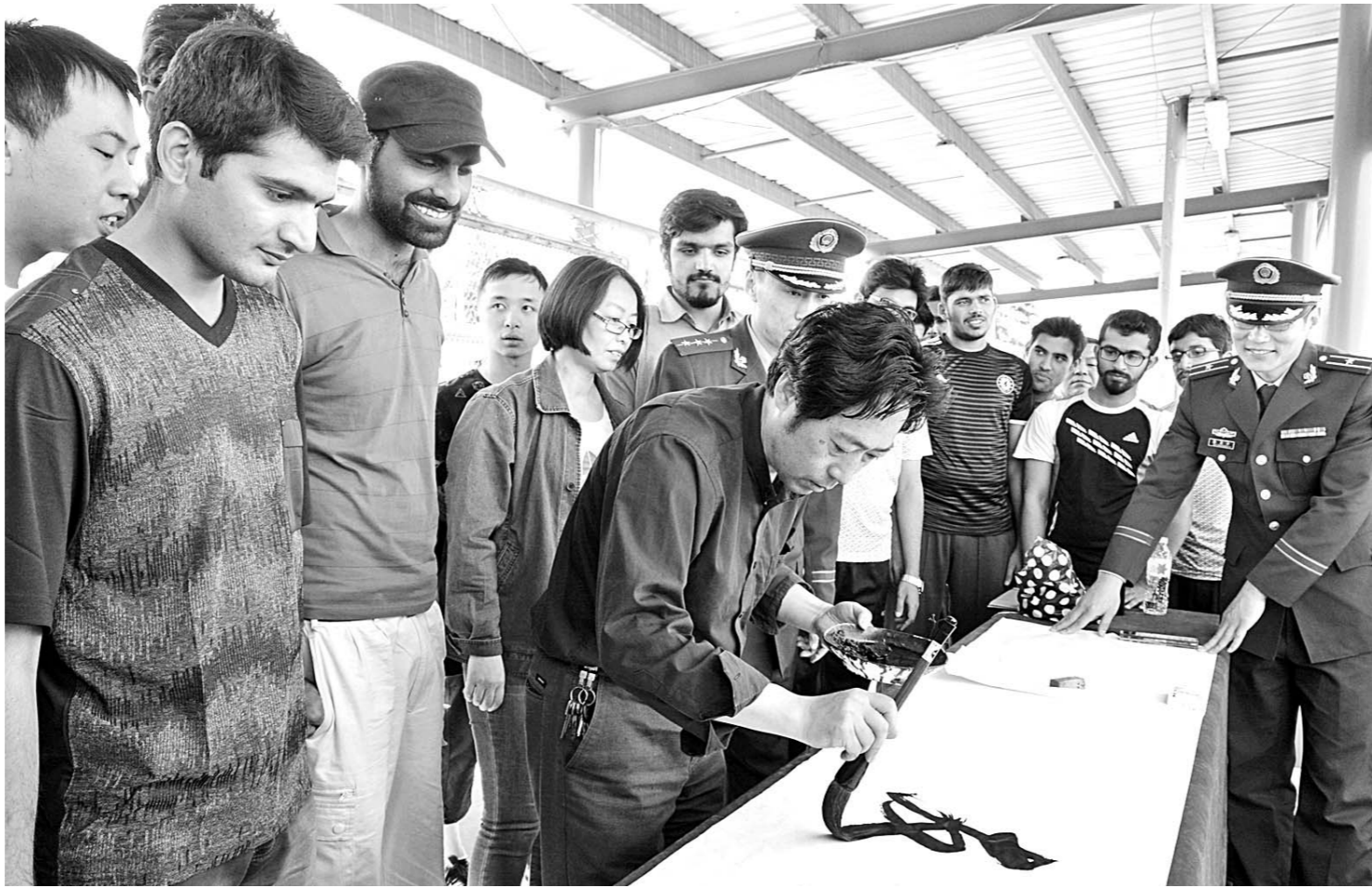
新疆国画名家 作品联展举办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翰墨春韵·情满天山——新疆中国画名家作品联展”，5月21日至5月24日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画展展出于云涛、李尧天、秦建新、李志天、孙立新、田夫、孙秉臣、韩银学、吕德虎九位书画名家作品。

据了解，近年来，鲁疆两地文化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先后举办了鲁疆书画摄影名家联展、山东新疆美术作品交流展、大美新疆——山东新疆美术写生采风团作品展、西部明珠·丝路重镇——喀什风情山东展，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的互动机制。

本次展览共展出九位画家的170余幅倾心之作，这九位画家，都是活跃在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画坛的优秀代表。他们植根大美新疆的丰沃土壤，亲历如诗如画的新疆风情，用手中的笔，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饱含激情地描绘着对新疆的真切感悟和深切热爱。老艺术家李尧天扎根新疆五十多年，创作了许多反映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优秀作品，对于宣传新疆、推广新疆作出重要贡献；兵团美协主席于云涛，近五十年的边疆生活，历练了他的人生和艺术，其作品既有鲁美风格的扎实功底，又有水墨审美的清韵，在美术界享有盛誉。秦建新、李志天、孙立新、田夫、孙秉臣、韩银学、吕德虎等画家的作品，也都功底深厚，各具特色，深受好评。



□王云龙 柳亚飞 报道

5月19日，威海公安边防支队经区边防大队邀请驻地巴基斯坦留学生走进警营，开展书法交流活动，庆祝中巴建交65周年。活动中，该边防大队邀请驻地书法家向巴基斯坦留学生介绍中国书法文化的历史渊源，讲解、演示书法的执笔方法，练字姿势及书写要领。留学生们兴趣盎然，纷纷拿起毛笔进行体验。

做一个大写的人

大写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人，明明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老老实实的人

□ 徐世杰

一言以蔽之，大写的人，不是小写的人，也不是缩写的人，更不是胡写的人。

大写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人，明明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老老实实的人。大写的人，是真男人，是好女人，是与众不同的人。

大写的人，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述：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很复杂。简单的是人生的长度，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太有限，太短促；复杂的是人生的过程，世间的酸甜苦辣咸都要尝尝、吞咽。说到家，人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人”字的构成，仅仅两笔，一撇一捺，但缺一不可。若少一划，“人”就会成为“一”，轰然倒下；若写错了，“人”就会成为“×”，等于毙命。那么，从“人”字的构成看，也似乎折射出了人的一生：一笔写前进，一笔写后退；一笔写顺境，一笔写逆境。前进，固然是好，但后退也少不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后退也是为了前进，抑或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正如体育项目的三级跳和撑杆跳，运动员为了跳得更高、撑得更高，就要后退一些距离，然后才起步用力向前方和高点。同样道理，顺境是好，但逆境也少不了。顺境，顺风顺水，可喜可贺。

而逆境，要多些角度审视和思考。有的一蹶不振，退缩不前；有的身陷困局，步入泥潭；有的则逆势而上，化险为夷，从而成就不一样的成功人生。

人的生死存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一”：任何人，只有一生，再无来世；“二”：人的一辈子少不了两声哭——随着自己的哭声来，跟着别人的哭声去；“三”：不论人活的岁数大小，都可比喻为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已成为历史，尘封存档；今天，正在为生活、生计、生存而努力、奋斗和拼搏；明天，既是希望、希冀，也是归宿、终点；“四”：人从小到大、到老到死，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呱呱地生、快快长长、慢慢长长、悄悄地去。“快快地生”：一个生命出世；“快快地长”：幼儿、少年，早点长大成人；“慢慢地老”：都想揪住青春的尾巴，多活岁数，延长生命；“悄悄地去”：人人都要走的最后一步，化作一缕青烟，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已故前人那里去报到。

人各有志，人心无定。人几乎没有不想成功的，也几乎很少不想出人头的。但人又各有各成长的路径，各有各生存的方向。人心是不容易满足的。这是人性的表现，也是人生的困惑。当人心因不能满足而纠结的时候，去看三座山。先去看井冈山。忆忆当年，千千万万的先烈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后辈，不管当下生活、工作、处境如何，相比之下还有什么可说的、过不去的

呢？再去看普陀山。看看佛的大肚量，大慈善。作为凡人，要懂得：与人为善、多多益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要明白：天道酬善，地道酬勤，人道酬德。那么，何乐不为、何善不施呢？最后去看八宝山。再有职务的人，再有钱的人，再有名的人，最终能到这里的是最好的去处了，想想还有什么在心里装不了、放不下的呢？

人是要养的，也就是养人。有养狗、养猫的，有养鱼、养鸟的，也有养花、养草的，等等。同样，人也需要养，只是养的方式不同，或许养人比养狗、养植物更难。养人，包括抚养、培养、赡养、涵养等，这是正宗、正常、正规的养人活动，还有歪了、怪了、坏了的养人方式——“包养”。“抚养”，一般是指家长对子女；“培养”，一般是指老师对学生、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属；“赡养”，一般是指子女对长辈；“涵养”，一般是指自己修身养性，塑造铸就个人的内心世界、意志品格。那么，“包养”就不言而喻了，当然也是为世人不齿和唾弃的。

人在成年至退休后大体可划分“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三分之一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休闲。那么，睡眠时间追求的是质量，工作时间追求的是效率，休闲时间追求的是快乐。而三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

知识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读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常言道，书到用时方恨

少。当今，人人都要警惕“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抱定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福利、一种生活享受。先人曾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读哲学书能培养大气，读专业书能培养才气，读休闲书能培养灵气。劝君不妨建立一个读书的流水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充实新“养分”，经常储备新“电能”，以求修炼自我、完善自我、建立自我、实现自我。也就是人要活出个人样来。

生命如歌，生活如梦。生命之歌，有欢歌，有悲歌；生活之梦，有美梦，有噩梦。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在现实社会里。往往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有反差，也有落差。所以要直面人生，正视处境。而人的情绪又像弹簧，最好是让情绪控制在弹性范围内，决不能出格。面对顺境、平境、逆境时，要有适应的心理准备，相应的大脑思考。顺境时，要低调；平境时，要稳健；逆境时，要振作。须格外注意：顺境最容易出事，甚至出大事。须特别警惕：不能像鞭炮，因为瞬间的冲动，结果葬送一生；不能像贝壳，因为失去了内涵，结果被抛向沙滩；不能像篮球，因为常常有人拍，结果总是坠入圈套……须非常相信：含泪播种的人，一定会含笑收获。每个人不仅要有寻梦的理想，更要有追梦的奋斗，最终才会有圆梦的时候。唯有如此，也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